

是非请人们评说



是非请人们评说

(苏联) A·安德列耶夫

刘 寰 宇 译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·北京

АЛЕКСАНДР АНДРЕЕВ
РАССУДИТЕ НАС, ЛЮДИ

«РАССУДИТЕ НАС, ЛЮДИ», 1962,
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«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»,
МОСКВА

是非请人们评说

刘寰宇译

苏联文艺编辑部编辑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
北京外语学院23号信箱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8.75印张188千字
1981年5月北京第一版 1981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印数1—115,000册

书号10215·29

定价0.60元

第一章

阿廖沙——

人们的遇合总是使我感到惊奇。两个人本是天涯海角，受着一种不可思议的规律的支配，彼此命中注定地互相接近，任凭什么也阻挡不住；于是，本来是素昧平生的人，萍水相逢，就象两条小河汇合到一起一样，变成了甘苦与共的终身伴侣。

一种莫名其妙的、令人不安的欢快心情突然向我袭来：也许现在，就在此时此刻，我的生活伴侣，我的命运之神，正在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。“她是怎样一个人？”我想。“是什么力量使我离开了我那些无忧无虑、谈笑风生的朋友？是什么力量把我一个人吸引到这里来了？莫不是我俩生活道路交错的时刻已经到来？……”

我沉浸在一阵愉快的遐想之中。

林荫路深处是一片苍茫的暮霭，它浓密得几乎伸手可以触到，就像海水那样温暖；在音乐声浪的强烈冲击下，它仿佛时而在颤动……

一走进公园大门，人们都不觉停步片刻，好象突然充满了幸福的感觉。

一对青年男女从身旁走过。他们面带微笑。他的手似乎无意中碰到了她的手指，觉察到她的手指在颤抖，于是他又把手

垂下来，想再碰一下。他们俩是怎样结识的呢？也许，上一年级的時候曾经同坐过一张课桌，而且——往往有这样的事——整整十年，都在一起做功课，然后又一起上大学，一起工作……

一个体格匀称的小伙子穿过了广场。他穿着一条窄瘦的帆布裤子，这使他那两条腿的线条格外明显。裤子上缝着几道清晰的针脚，两边是带拉锁的裤兜。小伙子领着一个长得挺俊秀的瘦弱姑娘，她穿着一双长统绿袜。他象拉着只小狗那样，勾着她的脖子，稍稍离开自己。他那双毫无表情的眼睛用懒洋洋的、轻蔑的目光环视着周围——看来，为了养成这样一付仪态，他曾下了不少功夫，而这种仪态现在却代表着他的本质。在他身旁迈着碎步跟着走的那个姑娘，大概自己并没有意识到，她这样象狗一般的驯顺，显得既可笑又可怜。这种人一般总是受人欺侮……

我不禁马上联想到我哥哥谢苗凌辱他妻子的情形。

就在不久前，谢苗带着几分醉意回到家里，一头倒在沙发上。

“喂！”他向妻子喊道。“给我脱鞋！”

这个怀孕在身的女人顺从地在他的脚前蹲了下来。她脱下了一只皮鞋，另一只却系着死扣。谢苗故意撒泼，抄起那只鞋就向她掷了过来。她赶紧用两只胳膊肘挡住肚子，把脸闪开，那只鞋就正好砸到了她的肩膀上。

“用手解不开，就给我用牙咬！来！……”谢苗把脚伸给她。莉莎蹲下来，刚要用牙去咬……

我跳起身来。

“别咬！决不能做这种事！他是个下流东西！你拿皮鞋抽他个耳光子！”

谢苗猛地抓住我的肩膀一揪。

“你别管别人的家务事！”这时他酒已醒来。“你不想让她给我脱鞋，那你来给你哥哥脱……”

我一把将他推倒在沙发上。莉莎叫邻居来解围。

父亲把我们拉开了……

莉莎轻轻地摸了摸丈夫脸上碰伤的地方。

“疼吗，谢玛*？”她怜惜地问道。我的庇护，她根本不领情。

如果不是女人们如此明显地表现出自己奴性的驯顺，那些高傲的男人也许会崇高得多，他们当中的畜类也许会少得多！……不过，可能是我过于苛求，或许是人类具有完美道德的时代还没有来临，在生活之门上，还有许许多多尖锐的棱角和钉子，无论是人的尊严，还是自尊心，还是自豪感，都会在上面碰得头破血流……

天空完全昏暗下来了。广场上倒还明亮，但在树荫下，朦胧的阴影已经连成一片。在这浓密而沉闷的树荫里，时隐时闻的乐声逐渐沉寂下来。周围一片寂静，象是在烦闷等待的时刻……

我走过河边堤岸，拐到了一条阴影蒙蒙的林荫小径上。

小径通向露天舞台。台上，交响乐队在演奏。小提琴声勾起了胸中苦甜交织的愁闷心情，使人听不下去……我向舞池走去，——从军队服役回来后，我还从没跳过一次舞。

凉亭周围一伙一伙地聚集着许多青年人，我的目光随意从这些人的面孔上掠过，停在了一个姑娘身上。她站在离舞池台阶不远的地方。她独自一人站在那里，象是在等什么，那样

* 谢苗的爱称。

子，使人觉得她既很勇敢，又有些羞怯。我似乎被人轻轻推了一下，朝她走近两步，又停了下来，——人家并不是在等我呀。

几个年青小伙子，“为了壮胆儿”，喝得微醉，他们高声笑着，在游人中间挤挤撞撞，嘴里说着各种粗俗的、很不文雅的俏皮话。他们也看到了那个孤单的姑娘。一个动作迟钝、大脑袋的高个子，僵硬的棕红头发烫着卷儿，他离开那伙人，笨拙地躬身向她说：

“请允许邀请您……”

“我不会跳舞，”她说。

“这你可是撒谎，我是神枪手的眼睛……”棕红头发把身子弯得更低，拉住她的胳膊肘。“我来教你。”

她不耐烦地挣脱胳膊说：

“滚开！……”

棕红头发窘住了：怎么办？该如何对付这种侮慢？他一面系着上衣的钮扣，一面随手把一个脱落下来的扣子甩在花丛里。朋友们都在嘲笑他的失败。

“嗨，好一位公主呀！你这样的我们见得多啦……”他一把揪住了她的肩膀。

姑娘又把他的手擦开了。

“走开！我不和你跳舞。”

“不喜欢我！非得找个穿奇装异服的，衬衣上印着鹦鹉的？”他把她向舞池台阶那儿拉。

这个青年人的卑劣行径使我想起了我的哥哥谢苗。应该让他清醒清醒。于是我走到了他身旁。

“把她放开。她要和我去跳舞。”

我原来满以为这姑娘会象遇到救星似地马上把我抓住。然

而她却露出嘲讽的好奇神情，把两手往胸前一叉，乌黑的眼睛里既没有窘意，也没有惧怕。

“您凭什么认为我准会跟您跳舞？请您把手拿开。”

棕红头发把满腔怒火都迁到了我身上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在我背后，他的朋友们已经把我包围起来。我心里明白，一场吵架，甚至一场斗殴是避免不了啦。

我带着极其鄙夷的神情，把这几个小伙子打量了一下。我很想在这个姑娘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无畏和自己的优越感。

“趁早从这儿滚开！快点儿！听见了没有？滚开！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棕红头发被这种从没见过的粗暴无礼气得上气不接下气。“你不想活啦，是吗？是活腻了吗？！喂，说呀。是不是活腻啦？”

小伙子们把我围得更紧了。可是当时我一切都豁出去了。我甚至挑衅性地念了一句我最喜爱的诗。

“‘我很高兴一个对俩，如果把我激怒——那就一个对仨！……’”

我这种毫不畏缩的快活样子把他们气坏了。一个沉不住气的尖鼻子家伙一头向我扎过来。

“那好，你打，你打！”他冲了过来，用肩膀撞我的前胸。“喂，你打，打呀！……”

“走开！”我把他推开，他尖叫了一声，好象真的挨了打。

这时，棕红头发向一个个子不高、大腮邦子的小伙子点了点头。这个人有一付健壮的溜圆肩膀，小脑袋，留着博克发式*。他猝然一击，把我打倒在地。

马上，一群人围了上来。

我用胳膊肘撑起身来。左耳轰鸣，太阳穴火辣辣地疼痛。

姑娘吓呆了。她没料到事情会发展得如此迅猛，如此激烈。

我怒不可遏，几乎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站起来的。我朝大腮邦子跨近一步。在最后一刹那，我突然改变方向，侧身转向他们的头头，那个棕红头发的家伙。我用一只脚踩住他的皮鞋尖，叫他无法躲闪或后退，然后全身向后一仰，照着他的下巴颏猛地一击，——这一招儿我是在伞兵部队学的。红头发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。开头那个沉不住气的家伙用脑袋朝我肚子撞过来，可是我用膝盖挡住了他。后来，我又揪住了那个大腮邦子……

周围的人群喧嚷起来，共青团巡逻队和民警都吹起哨子来。这时，我听到一个冷静而威严的声音命令我说：

“快逃！”

哨声停止了。在一片寂静中，我骤然感到疲乏、恶心。我的双手被民兵反剪着捆了起来，——这就是我的侠义精神招致的后果。

一个民警解开上衣钮扣，用手帕揩了揩脖子，——看来，是从远处跑着赶来的。

“哼，瞧你们这些年轻人！……”

“请把我的手松开，”我向两个高个儿民兵请求道。“松开我吧，伙计们。真疼……”

民警打了个手势，于是把我松开了，我深深地舒了口气。这时，我和那个姑娘的目光相遇了，就是为了她，我投入了一场众寡悬殊的战斗。而她却象是看热闹一样，在观看这场“悲

* 一种男人发式，头发向后梳，两鬓和后颈都剃净。

剧”。“你可真是个傻瓜，”我自嘲地责骂自己道，“为什么要干这场架?! 现在看你怎么脱身，怎么证明闹事的不是你……”

在人群当中，照例少不了一些幸灾乐祸的爱出主意的人和一些裁判官。

“关他半个月禁闭!”

“什么时候才能清除这些流氓啊!”

“瞧，逮住了。这下子跑不了啦!”

“他就是要和这位女公民纠缠!”

民警朝姑娘转过身来，想听听她对这件事有什么话要说。那姑娘推开周围的人，走到了我跟前。

“和我纠缠?”她哈哈大笑。“我找了他一整天。早上说出去一下，后来就再也找不到他了! 这是我丈夫。”她朝我的前胸推了一把，接着喊得更凶了：“我就得这么一天到晚追着你、守着你!”她又转身向民警发牢骚，并且显得是那样真诚、激昂：“你稍微一松手，他马上就出去找朋友，会酒友!”

“真是个好演员，”我脑中闪过这个念头。

“我叫你去找朋友! ……我叫你去会酒友! ……”

她举起手朝我打来，我赶忙托住了她的手臂。

“您怎么啦? ……疯啦?!”

人群中听到了赞许的笑声。

“就得揍他! 给他尝点儿甜头儿!”

“揪他的头发!”

“甭费心啦，我会揪他头发的!”姑娘说着，就把我从人群中往外推。

从来还没听说过两人结识是从打耳光、推肩膀开始的。

我们离开人群，走到了幽暗的林荫路上。只是在这时，姑

娘才不再推我的后背，——表演结束了。

我们沉默了片刻。舞池那边不断传来刺耳的乐声——不过，舞终于没跳成。

我问姑娘：

“您怎么会见义勇为的呀？”

她听出了我的语调中暗带嘲讽，——此时此刻，我想不出别的话说。

“完全出于人道感情，不然，准得把您关上半个月。”

她抬起了头。她那娇柔的下巴在微微颤动，纤细的脖子皮肤娇嫩。而她的眼睛我简直不敢看，——就仿佛是从峭壁上俯瞰深渊一样。

“耳朵里嗡嗡直响！”我说道。“仿佛不是一个姑娘的温柔的手，而是有人用一块劈柴给打的。”

“可惜我手边没有劈柴。我最恨酒鬼啦……”

“我也是。纠缠人的酒鬼我简直受不了……”

“算了吧。您也不比他们强多少；喝醉了，跑到公园里，当众出丑。”

“她说话真够随便的，”我脑中一闪。然而，我没什么话好反驳她。

“我的朋友们明天要动身去西伯利亚参加建设，”我咕咕啾啾地说。“我要去给他们送行。”

“送行是应该的，可打架却没有必要。”

“我那是为了保护一个妇女！”

“她自己能保护自己。不过，当然，您脸上这么大的包可不是一个姑娘的手给打的。”

我摸了摸眼角，一下子疼得直冒火星。

“您说得对，伤得不轻，而且很显眼。不过，丈夫连他妻



子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，这事儿您不觉得太离奇了吗？”

姑娘哈哈大笑。

“我叫热妮亚。您呢？”

“阿列克谢·托卡列夫。这么晚了，把妻子一个人丢在公园里是不是太冒险啦？”

她又大笑起来。

“好吧，那咱们一块儿走吧……”从她的话语中听得出是在迁就我。

她大概心里很清楚，同她在一起，任何人都会感到非常愉快。她挽起了我的手臂。

我们沿着小径走到公园深处，又回到河边堤岸，挤进欢乐的人群。热妮亚把手指放在我的手掌里。

“您拉着我，不然会挤散的，”她喊道。

“您怎么一个人跑到这儿来了？”

“我不是一个人。他刚走开一会儿。我猜想，他回来的时候，民警正在吹哨，他过不来了。”她笑了起来，显然是在嘲笑走开了一会儿的那个人，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。

人浪在周围滚动，不断把我们拥来拥去。然而我对此毫无感觉。我浑身唯一感觉到的就是那只纤细而温暖的手。

“我的天，您别这么使劲儿攥我的手呀！”热妮亚叫了起来。

这时，从空中闪下一道探照灯光。灯光扫过人群，卷起一条紫色的光带。热妮亚眯起了双眼，睫毛上闪现着蓝色的光点，头发被灯光照得闪闪发亮。在她身后稍远的地方，在缓缓移动的人流中，一个个戴着各种奇形怪状假面的欢乐的人，目光流盼，在烟雾中载歌载舞。灯光很快越过人们的头顶，向右方照去，照到河边堤岸上，于是欢乐的人群又随着它拥了过去。

去……

“别找啦，我就在这儿，在这儿，”热妮亚略带嘲笑地说。“我跑不掉的。您赶快把我拉出去吧，不然我都快站不住了，太挤啦！”

“我把您抱出去吧。”

“看您说的！……”

我还从来没遇到过如此洒脱，如此迷人的姑娘。而她看来却根本不在乎我对她的印象如何。对于她，我不过是个邂逅相遇的陌生人。我对她怎么看，她毫不介意。这有些伤了我的自尊心：我可以承受一切，可是这种冷漠却让人受不了！

我们挤出了人群，来到开阔的场地上。热妮亚看了看自己的鞋。

“我这个傻瓜，穿了双最好的凉鞋，打算来跳舞的。这回可真跳了个够！浑身都是土。好，等着瞧吧！……”她象是在威胁什么人。“腰带也断了……您倒是松开我的手呀！”

我一直还把她的手指攥在手里……

“您不想在这儿再呆一会儿吗？”

“算啦，玩儿也玩儿够了，休息也休息够了！我浑身都给挤疼啦。”

“您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？”

“我认为一块伤对您已经够了。”

她从皮包里掏出一面小镜子，用手指摸了摸嘴唇、眉毛。

“咱们走吧。”

我们来到克里米亚大桥上。热妮亚在前面走着，边走边想自己的心事，仿佛把我完全忘掉了。

左边，公园上空劈劈拍拍地响起了焰火。焰火拖着长长的尾巴，宛如一条条赛跑的游龙，划破了夜空。高处，它们好象

撞到一堵看不见的墙壁上，散落开来，仿佛在开颜欢笑。一缕缕彩色的烟云在河面上垂落下来。

热妮亚回过头来。

“真好看，是不是？”她的目光注视着公园上空那时起时落的彩霞。“我喜欢各种激动人心的场面，比如雷电交加的暴风雨、坐着汽车飞驰、鸣放礼炮、狂欢节……”

我们等待一串汽车行驶过去后，穿过了街道。

“您怎样居然不为如此时髦的诱惑所动，不到西伯利亚的处女地上去追求荣誉？您没有虚荣心吗？”热妮亚问道。

“不知道。没想过这些。照您的意见，我应该离开自己的城市，到西伯利亚去，而让一个西伯利亚人，平扎人或是科诺托普人，到这儿来，在我家乡的街道上闲逛？不过，莫斯科的街道多得很，让他们来逛逛吧。”

“穿着印有鸚鵡图案的衬衫和窄腿裤，”热妮亚带着难以觉察的讪笑加了一句。

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口味，或者说可以说根据自己的愚蠢程度，来选择和炫耀自己的服装。傻瓜并不是那些承认自己是傻瓜的人，而是那些自认为聪明绝顶的人。他们在自己胸前贴着一个‘我很聪明’的标签，言谈举止都想要显得很聪明。这种聪明人让人觉得可笑，令人作呕……”

我们沿着密特罗斯特罗叶夫斯克大街缓步而行。行人越来越少了。胡同里已经完全沉寂下来了。

“每个人，热妮亚，都首先是根据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和目标来塑造自己。一个人的生活目标越高，他的行为也就越有意义、越高尚。我的亲属当中，没有一个人是超出普通工人的。就是这样。父亲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。但是我辜负了他的期望：中学毕业后，没考上大学。后来参了军。现在回来了，我

想再试一试。”

“现在您可占上风了：工龄或是军龄比分数要顶用得多了。”
我听不出热妮亚说这话是赞成还是反对。“那么，您就进大学去学习吧。毕业后又有什么打算呢，阿廖沙？”

“没什么打算。只不过实现抱负的机会将会更多些罢了。”

“您的抱负是什么，能不能对我讲？”热妮亚问道。

“不清楚。我什么都不清楚。时间以超音速的速度向前飞驰，你简直跟不上它。时间改变着地球的面貌、世界的面貌、生活的面貌。今天我们是这个样子，而明天将变成完全另一个样子，变成新的、更加完美的人。不能落在时间后面，要赶快做些事情。也许，我将来会当一个修建集体农庄养禽场的工地作业班长，也可能会成为一个目前地球上还从没见过 的 某个城市的工地主任，建设一个托马斯·康帕内拉* 曾经幻想过的《太阳城》。我不清楚，热妮亚。不过必须做好一切准备。”

热妮亚问道：

“您想考什么学院？”

“建筑工程学院。”

她停顿了一下说：

“我就在那儿学习。”

“您？”我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：她如果当一个，比方说，国际航线上的女服务员，倒挺合适，可当个建筑师却未免太文雅了些。

“想不到吧”，热妮亚又证实地说。

我又面临深渊了——我朝她那乌黑的凝视着的眼睛望了一下。我意识到，我们的相遇确非偶然。

* 康帕内拉（1568—1639），意大利空想共产主义者。

热妮亚碰了我胳膊肘一下，向前迈了一步。

“现在都是找门路进自己想上的大学。”

“您的门路……大概很广吧？”

“正是。将军的门路。”我们彼此会心地大笑起来。

“带着这块青伤，我怎么去参加考试呢？他们会以为我是个流氓。”

热妮亚用手指轻轻地摸了摸我的眼角。

“他们不会想得这样简单的。咱们马上想点儿办法……”

过了几分钟，她把我领进一个还在营业的药房。屋里十分冷清、昏暗。障壁后面，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儿正坐在那儿整理药方。热妮亚走近玻璃窗口。

老头儿透过凸面眼镜默默地、带着同情的神态看了她一眼。

“您这儿有没有什么涂抹用的药水或者药膏？”

“您哪儿疼？是腰疼还是膝盖疼？”

“我们要点儿治创伤的药，”热妮亚低声说，同时向我膘了一眼。

药剂师把眼镜推到额头，他那苍白、枯瘦的脸上露出了会意的微笑。

“现代的青年人，拳头要比思想发达得多。我已经是快入土的人了，才得出这个结论。现实生活嘛……可有一点我不理解：科学是威力无穷的，而科学并不是靠拳头，比方说，进入太空的。看来，我是在推断上出了毛病。可是回过头来去找在哪儿出了毛病却没有时间了，来不及啦。我的小孙子就说，我落在生活后面了。这话很可能有些道理。他是个机灵的、有天分的孩子，而且是共青团员。从药房的小窗口，我跟您说，看到的生活面太窄啦。我马上去弄海綿褙布。”